

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资助学术文艺丛书



陈强华诗集

幸福地下道

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资助学术文艺丛书

1999 年四月
(也是序)



陈强华诗集

蒙养幸福
终将衰老
转身撒泡尿
超越路标
证明坚定

幸福多疑
误闯地下道
顶上危机感飞驰
影子嵌在水泥中
最终发现
故事继续
曲折离奇
出口衔接入口
入口
也是
出口

幸福地下道



陈强华 26.4.1999

本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
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一九
九八年度“诗歌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
资助出版。



幸福地下道

陈强华诗集



幸福地下道 · 1

目次

幸福的聲音

拥挤	7
海洋	8
磐石	9
下雪	10
瞎子	11
蜉蝣	12
蚕虫	13
鹿柴	14
弃船	15
忘记	16
爱情	17
————	18
照镜	19
停电	20
梦或者黎明	21
醒着或者梦者	22
轰击自己	23
狂想	24

石榴	25
吃诗善	26
请停止抽烟	27
候诊室	28
鱼群	29
哀伤	30
壁虎	31
扎实的虚无	32
致青春	33
苦瓜	34
幸福	35

风起的记忆

风的寂寞	37
寂静欲裂	38
推窗	40
支撑睡意写诗	41
类似空白记忆	44
试拟己巳年计划	46
太阳是座巨大的摄影机	48
错接的电话打进	50
兼职诗人	52
浅薄的规则	54
何况斋期已过	55

排列的猫叫

排列诗的碎片	58
床上诗	61
都是猫惹的	63
甦醒的雕塑	66
和遽变的文字	69
和从前一样	73
預告	75
翻阅旧作	77
沿着虚线	80
聆听雨声	82
过去式	86
光影	88

庞大的水滴

地下道	93
考题	95
泪雨	97
体积庞大的梦	98
松脱的水龙头	100
回文体的生活	102
结构简单的爱	104
摄影进行曲	105
你可以和我谈诗	106
暴雨	108

继续摇篮曲

太太回娘家	111
摇篮曲	115
父亲	117
回家真好	120
现在	122
打架鱼	124

与诗的无尽游戏

暗夜	129
沉默	131
墓园	133
炼金术	134
稻米	136
出发	138
星夜	145
麻雀	146
飞翔	149
青蛙	150
公园	151

后记：我诗故我在	153
附录：陈强华诗的启示 文/余月美	161

幸福的声音

生命也有孤独无助的时候
我只想听到幸福的声音



拥挤

像新兴的城市啊，
房子重叠着房子；
彩灯交横着彩灯，
人影践踏着眼影。
像我年轻的胸怀，
愤怒重叠着愤怒；
忧郁交横着忧郁，
快乐湧现着快乐。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台北

海洋

宝蓝的箱子藏满珊瑚的心事，
心事郁郁如海潮起落；
冲刷我礁石的灵魂。啊，我的激情
原是波动的海洋淹埋一切迂腐。
峥嵘的峭壁飞出邪恶的蝙蝠，
岬角嶙峋；乱石矗矗，
这乱世的不平。啊，我的热情
恨不得惊起浪涛洗净全部污秽。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日·台北

磐石

磊磊群石堆中，
岁月在你丰厚形体雕成曲折的纹路；
磨蚀的个性刚毅木讷而非顺从。
富於情欲而蕴藏着智慧的裸体啊，
承负在头顶的是沉重郁黑的苔痕树影；
以及飘浮的白云，风来雨去，
翻移的身躯可以压死蚊蚋；
滚动的灵魂可以震撼天地。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台北

下雪

憤懣的沉淀像下降的雪，
有必要落向囂鬧的紅塵。
下降的雪啊，你要清醒，
清醒地埋沒窮苦的眼淚；
像庭院沉睡的那片枯葉。
你要激昂，下降的雪啊，
激昂地發發飽滿的意志；
像椽簷亮麗的那排屋瓦。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台北

瞎子

即使拥有一双雪亮的眼睛，
谁有勇气说出真实的话？
即使拥有一双犀利的眼睛，
仍然无视於敌人的险恶及人世的纷乱。
我自觉彷彿是一个瞎子，
走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
热切地欲道出事实真象，
而这黑暗以外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台北

蜉蝣

势要忍受着卑微，
势要忍受着腥污；
势要忍受着饥馑，
势要忍受着寒酷。

一旦长成要振翅高飞，飞离陋巷阴沟。
麻衣如雪，在灯火辉煌的梦里飞翔。
羽翼发光，在汹涌澎湃的爱裏穿梭。
即使生命短暂，能够蜕变毕竟是好的。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一日，台北

蚕虫

吞食桑叶，吐丝作茧。

关闭自己，

然後再舒伸成神。

我終於領悟到：

生存是连续充实，工作

生命是不断蜕变，奉献

一如蚕虫在炎夏吐成一条薄纱，

在寒冬吐成一张厚被。

一九八四年一月廿一日。台北

鹿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王维

沉黑的烟雾
蠕动的人潮
街道那头响起重複的钉桩声
它厚重的迴响
使得密集的都市逐步沦为一座陷落的钢
条栏栅

更远的剧沙石机器轰轰作响
盒型的建筑物隐藏在尘沙中
而左邻的男人在阳台上
修理繁複的天线
夕阳从天线的枝桠抖落
迴光又映照在对面的窗镜上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台北

弃船

我的睡意稠浅，整夜想你
思念的浪潮重新淹噬过来
带着夜泳者的凄怆及寒凜
虽然如此依恋，你不理我
华丽的爱情将是一艘弃船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吉隆坡

忘记

不要再想你，如星殒
在南窗外燃灭……
生命中的玫瑰花道呢？
蓝瓷水瓶，雨露及烟
风浪俱息，温和的睡眠海岸
我逼迫自己不要再想你。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吉隆坡

爱情

空汽水瓶满足象徵的嗜好
因为必须那样
如果那关乎爱情
枯竭的空间
如何让玫瑰陷溺？
恋爱时的气候
总是那样乾旱、忧郁
因为必须这样
如果那也关乎爱情
我们应该不再掉眼泪了
时间静静沉淀下来
谁愿意遗忘彼此
单纯得像一阵微风

一九八七年五月卅一日·吉隆坡

—— — — — —

在黯淡的角落
无止尽的发胖
又穷
又失业
而你们正处於飞昇的起点
显得落後，呆板
我似乎听到你们说：
“他看起来比较八〇年代初期。”
虽然我並沒有想到
时间逼我换一支笔
也改变一个书写的姿势
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葬礼後
痛痛快快
下定决心
狠狠
写

—— — — — —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大山脚

照镜

这样的早晨，醒来
将男性鬍鬚剃除
换上崭新的锐利
躺在牙刷上一段白色清凉
例常扫抹残馀份子
泡沫跟随情绪高昂
喝白开水
吐出发霉的昨日
微笑
意识甦醒

意识甦醒
微笑
吐出发霉的昨日
喝白开水
泡沫跟随情绪高昂
例常扫抹残馀份子
躺在牙刷上一段白色清凉
换上崭新的锐利
将男性鬍鬚剃除
这样的早晨，醒来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二日。大山脚

停电

在生命的暗室中
冲洗青春留下的彩色底片
有时不期然停电
导致曝光

一九八九年一月八日·吉隆坡



梦或者黎明

等你，入我的梦境
不设防的请你走进
千山万水缩短距离
陈腐的谈话又重生
须着隐密的灵犀走
时间耗在拥抱耳语
怀疑张开眼的世界
梦或黎明梦或黎明
两情，相爱久长时
入我的梦境，等你

一九八九年一月八日，吉隆坡

醒著或者梦著

有些人醒着
这里的黑夜

有些人睡着
那里是白天

醒着或睡着
整个世界不停地旋转
无论如何必须地这样

一九八九年一月八日·吉隆坡

轰击自己

—— 在這種時候還寫琢磨漂亮的詩句、畫靜物或裸體的女人？媽的！

—— 浩斯曼（達達主義者）

沒有時間可揮霍
揀拔勵奮意志
站起來吧！
和垂敗老人對抗
卅歲之後用鎗瞄准
狠狠向自己轰击
必要时
再建立新的敌人
宣戰，只有行动
才能推翻自己腐蝕的王朝
所恨的
莫過於坦然打开城府
輕易让頹喪驻军
真的沒有多餘的時間了
站起來吧
舉鎗
瞄准
发射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五日。大山脚

狂想

我返回童年的故居
松绑乾瘪的木马
煽动它们
离家出走
临走前
还狠狠责骂它们
没出息，一直
停留原地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大山脚

石榴

沉毅地，因厚重的压抑
结成累累的果实
太久了，一颗愁虑的头颅
因殷切的思念而爆裂

啊，爆裂的石榴
每一个思念的日子
为她酿蜜，为她成长
情愿忍受阳光曝晒
甘心让雨露洒淋
那麼骄傲地
使红宝石坚实地凝结

啊，那不癒的裂痕
透露着颠簸的感情遭遇
隔着许多年
还隐隐作痛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七日·大山脚

吃诗兽

掘开文字的巢穴
那裸身的人
啄食匿藏、逃逃的字句
像一只兽
一口一口地
吃饱后
充实在肚里发酵的感觉
一下一下地
狠狠地打起嗝来

"好吃吗？我的朋友？"
"它苦，苦的甘美我喜欢。"

那裸身的人
翻身，像一只兽
趁着天黑前再次出发
找寻
逐渐消失的文字巢穴

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四日·大山脚

请停止抽烟

溜出去的谎言
像迷途的狗乱吠
流言的种籽
在群众的温床滋长
被切断的歌声
在枝叶间颤抖
滴出鲜红的泪水
风族扭曲着街道
像捆绑的蟒蛇
邻家的瓦斯炉
未关紧
让我们缄默一会儿
细数掉下来的星星
溅开来的水花

请停止抽烟
敌人在温煦的阳光里沐浴
谦卑的汗水打从额际滚落

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大山脚

候诊室

候诊室里的病人们
几乎安静得像垂悬的枯枝
微微地传来
一声声的咳嗽、叹息
一道太阳光束
在地板上移动
爬上墙壁
落在“迈向 2020 年”
“敬请排队”的标誌上

鞭笞着我的风啊
请不要这时候吹来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大山脚

鱼群

鱼群快乐地生活
鱼群诚实地生活
等待粮食定时投下
隔着坚实的现在
透过良好的打气系统
看见透明的未来
在水缸中展开漫长的旅行
无休止地游动，翻身
滑过塑胶海藻
想看一看
望不到的海群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大山脚

哀伤

生活奇异地触动我们
某此意想不到的哀伤：

一个老妇人
在烈日下剥大洋葱
高悬空中的火球
像一粒蕃茄
它的表面已被烧焦

我不便说出什么
只因为好像过去
自己很轻易地忽略掉
那些很是平常的事物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大山脚

壁虎

雄壁虎与雌壁虎
在天花板上交媾
我注视其中一对
观察他们的情欲
能逗观淫癖者的癖好

当他们在癫狂中
好不容易完成
闯入一群逃学的顽童
扣紧弹弓向他们袭击
两只愤怒的尾巴
向着我的脸急速地冲来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大山脚

扎实的虚无

是那么的安详
在无数的生命凋萎以后
静默着，活得那么久
伴着茫茫日子的浮沉
依然驻留在云层下
注定要承受
微不足道的烦恼

“喂，为什么不能原谅别人呢？
受了伤的心悬挂在空中。”

以最大的隐忍
我们的梦想扁平了
我们不吭声了
真实的彩虹微笑地铺陈
阳光被落叶再度覆盖的时候
我们依着脆弱蜷缩起来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八日·大山脚

致青春

青春，您好。

三十岁之前的执迷不悔

总想勇往直前走出去

走出去之后

总喜欢寻觅回家的路

许多投机者想溜出去

更多的还是留在原地

留在原地

呆在椰子树下憩息

聆听蕉叶吹奏的音乐

开始慢慢编织梦了

梦是长翅膀的鸟

飞越过广阔的海洋

想出去看

或许很快就回来

说一声：“没意思。”

很不甘心

然后

再做同样的梦

理直气壮

很快老去

P/S：时间不多，不必急着回信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八日·大山脚

苦瓜

-- 回忆苦涩酿成的甘甜

勤劳的妈妈
在我们童年的破篱笆旁
种植许多乾瘦的苦瓜

从此苦瓜也长在旧饭桌上
苦瓜炒蛋
苦瓜排骨汤
苦瓜江鱼仔
咸鱼苦瓜
红烧苦瓜
酿苦瓜.....

吃饭时我们喊苦
喝汤时我们喊苦
童年的苦味如雾弥漫
妈妈说：
“苦，慢熬后才会甘来。”

后来，苦瓜的种籽
在我们曾经贫瘠的梦土上
萌芽
攀升
结果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八日。大山脚

幸福

我喂幸福
这养肥的幸福
日益肥壮
绕着房屋奔跑
汪汪叫
暴躁地践踏庭院草地
嗅闻、抓搔、喘息
当风已退避
匿藏在青春期鼓胀的膀胱
幸福狠狠撒一泡尿
迷失在岁月围筑的栏栅
幸福终将衰老
生命也有孤独无助的时候
我只想听到幸福的声音
幸福是一只狗

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大山脚

风起的记忆

风总爱吹过事的陈缝
所有的都会一一飘散



风的寂寞

风的寂寞

在遥远的城镇

炊烟、酒味、笑语

像胶果爆裂，露珠剔透

啾啾儿嘎嘎跳下水，

林木也跟着舞动

我们来回吹奏过群山，一遍又一遍

(我是风，我急着吹……)

一遍又一遍，困惑在庞大的城市

闪烁的背後，清醒和骄傲呢？

我们来回流窜，

宛若迷宫的白鼠。

陌生的足迹呀，熟悉的天空

音乐家的女儿不安地弹琴

(我是风，我不知道从那一个方向吹？)

弹琴，从琴谱掉落的音符

颓废，包括急躁

有人咳嗽，转过头

向墙角狠狠吐痰。

暮色浓浊，有人推窗

摆在心口的，来不及记取。

(我是风，我不知道往那一个方向吹？)

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日。吉隆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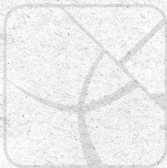
寂静欲裂

收敛的呼吸
全世界的，是的
全世界的床架慢慢上昇
天花板悬挂着忧动的影子
留给我思念的空间
显得侷促
一个人，熄灯
心中的火花迸射
距离梦土的边缘还远
真的很远，时间甚为不顺畅
我们的昨日拥吻
甜蜜地听见和悦的风涛
伴着心跳

由於一个人
赶紧熄灯，是的
世界没有了声音
黑暗将包起欲裂的寂静
濯洗拨不开的忧思
譬如说，世纪末的夜晚
我张着眼睛睡觉
隔着层层泛白的墙
与爱情陌生

全世界的，是的
与爱情陌生，思念
一个人，熄灯
世界没有了声音
黑暗将包起欲裂的寂静

一九八六年九月六日。吉隆坡



推窗

树叶在纱窗外纷纷凋落
我推窗探看，靠农牧场那边的南瓜藤
正快速延伸
我听到松子坠落
那触地的刹那和种籽发芽的速度
一样急促
在远远的地方
河水因为一场骤雨高涨
在芦苇丛的后面
我能够听到泥鳅翻滚的声浪
听见蛙鸣，有更多的声鸣
在远远的地方

风在黑色玻璃窗外呼号
我推窗探看，靠停车场那边的花店
老板梳洗着褪色的塑胶花
此刻我必须按钮上升，
上升找寻葱绿的仙人掌盆栽
在远远的地方
学校因一场豪雨而停课
在巍巍的宿舍里
我听到学生争辩蒲公英散佈的流言
听到麻雀掉下羽毛，然後死去
在远远的地方

一九八六年十月廿六日。吉隆坡

支撑睡意写诗

1

心思是绵密的
不绝的电波播放
你是善於等待的
隔着许多稀疏的梦境
远远地迎接

2

星光未曾敷在围墙上
这个梦域依旧黑暗
猫头鹰睁眼咕咕叫
小心翻身时
把梦搁浅在大枕上

3

还写诗做甚麽？
还写诗做甚麽？
推窗看农夫把诗耕在田裏
整个明亮的天空
因一群群飞鸟显得更开朗

4

在思想的路途前进
回头发现自己
是队伍中的最后一个
後无来者，前有古人
我知道最后一个自己
但我永远不相信

5

心中的幼雏啄着蛋壳
给我力量，力量
我要衝破自己
曾经围筑的栏栅陆影
朝着高处迁移

6

爱情时常焊接快乐与忧愁
情绪化的天气波动
我的幻想与爱恋
永远是对分手的情侣
在生活，我重新发现你

7

诗的屍毒散发成烟
我终要有自己的演化
耽溺是不对的
如此卑屈的眼神也是错
确定，永远坚信

8

或许过多的垂坠与慾望
会累垮挺高的肩膀
偶尔不负责任地耸肩
理想的鹰架徒然塌陷

一九八八年三月廿四日·大山脚



类似空白记忆

人必须生存、必须创造。

人必须生存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

-- 卡缪 --

生存在每个人共有的公开秘密
日子无穷无尽的重覆讲述：
等待下班、晚餐、睡觉
隔天醒来，带着模糊的希望
希望、希望甚麽呢？

醒来等待
睡去忘却
一直等待下去
直到第二天，再说：
上班、下班、晚餐，.....

日子重覆讲述：
必须生存创造，做爱或写诗
或哀乐或甚麽都不是
想要填补生命的空白
想要痛哭叹息

就要快乐迎接明天
.....这些日子以来
相当美好
只是类似哭泣心境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六日。大山脚



试拟己巳年计划

1 大扫除

给我听着
清除生锈的脑袋
重新补给智慧润滑剂
尘封发黄的稿纸
用火焚化
拉紧鬆垮的意志绳结
疲惫乾瘪的情绪
给我泡水
还有懒散、颓废、堕落、怯懦
全给我包浆
丢出去
然後塗抹勤劳、振奋、上进、勇敢
给我全新
给我
全新

2 生活指标

- 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才是永恒的神。
- 提防自己，勿沉溺於自辟的幻想海。
- 爱护自己，别人的爱总是漫无边际的。

- 仇恨自己，懒神永远潜伏在意识战壕。
- 放纵自己，勿让思想陷落在自设的框架。
- 粉饰自己，以精緻的知识与进射的才情。

•• 勿因设定的规范，而泯灭本性。

3 结婚

很多人都结婚
我们就结婚
唉，这一条漫长的路
我们携手
我们走
然後我们的儿女

我们就要结婚
在淡淡的三月天
用我艳阳的心情
为你树立一株荫凉
哈，管得了那麽多
我们携手
我们，走
结婚

一九八九年一月廿日·大山脚

太阳是座巨大的 摄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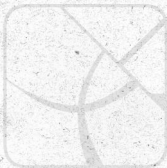
太阳是座巨大的摄影机
沿着白昼的路线出发
经过欧陆建筑的接生院
上学的小孩排队
咔嚓咔嚓，笑一个
葵花盘似的脸庞
迎风摇摆

走过中午稀疏的发丛
是一颗逐渐风乾的头颅
为了抗拒
为了承担、承认
曾经炽热的思想熔岩冷却
咔嚓咔嚓
中年以后，慢悠甚麽
空洞的瞳仁还有泪水吗？

繁衍力强悍的孢子
随着蚂蚁的归程

一路播酒一路播酒
在路的尽头坐看云起
注定是要到达的
好好笑一场吧！
咔嚓咔嚓，别忘记
急急摄下灿丽

一九八九年一月廿六日·大山脚



错接的电话打进

喂，你是谁？
不要再来烦我，
马来文不及格了，
我想一个人生活
你最好遗忘，或者……

你就是不信，狗屁
还讲什么平等自由

喂，我在听着
订货未到
受中国学运影响
我赌学生输
结果我胜了
今晚请客，你来吗？

喂，谁呀？
陈强华写烂诗
还厚脸皮佔据版位

喂，喂
……结婚啦，後來就生育

人生啊人生，他妈的
孩子大了，我们老了

Hei gilakah?

我又失业了
有什么好怕

错误的电话打进
他们都忘了说抱歉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大山脚

兼职诗人

一晚连接三个编辑的电话
写诗啊，写诗啊写诗
“诗人节专辑”徵稿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情绪忙着筹各演出
假装忧愁，扮正义烈士
或把爱情感觉找回来
让她重新粉刷色彩

这个月的业务繁忙
连夜赶工，索性
把铅字架推翻
把字典翻烂
七拼八凑，预支感情
排出适合各版的文字
没必要修改誉录
儘快挂号寄出去

每年到了这时候
诗兴随着稿酬数目起落
写它几首吧

把诗人的外衣脱下
开始兴习期待的姿势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做一做诗人
总是一件美好的事
总是令人喜悦的啊！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一日·大山脚



浅薄的规则

1

爱情列车向前驶
驿站在前方等待
曾经的风光一路后退
(请勿将头手伸出)
清风迎面
整理散髮，其他恶习仍在
仰头外看，吐痰
(红灯，停止前进)

2

我们曾经共同拥有一座花园
玫瑰凋零不关风月
谁都不曾把花种好
乾裂，你恨恨离开心灵草场
(请勿践踏草地)
亲爱的，不要走远。
我的记忆地带种满树
等树长大，长大成林
风总爱穿过隙缝
所有的都会一一飘散
(请勿乱抛垃圾)
一九八九年八月，大山脚

何况斋期已过

走，去给自己买束鲜花
向自己反叛的灵魂致意
当走过人性的矿床
别忘了给汗水热血注目

走，去买条活跳跳的鲜鱼
何妨在缺乏味道的日子中
给点甜美，何况斋期已过
酒肉歌舞，全都来一点点

看，看看那个端坐角落
心虚、自卑、猥琐、贪婪
不为人注意的自己
和许多人一样
站在围墙上的缺口
审视隐藏在体内的崭新风景

也和许多人一样
拥有一点点的梦想与狂妄
不算过份
何况斋期已过
为自己设定的禁令
应该解除
让时间的军队撤离

解除自己设定的禁令
适度的纵情与浪漫
对知识与权威怀疑
何况奢期已过
何况人生苦短

何况，别再提何况
放胆宣称
走，去看
去体验
去证明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大山脚

排列的猫叫

鼓胀的欲流冲上咽喉
沿着夜的背脊滑下来



排列诗的碎片

● 出轨吧

在如常的生活办公室中
我常常暗自诅咒
每天来回同样的路途风景
上班打卡下班打卡
上班打卡下班打卡

让我出点差错吧
期待一粒被抛出的石子
落入生命平静的湖面
激起涟漪，无数涟漪

让我出点差错吧
让我是一列前进的列车
在转弯处意外出轨
偶尔误班，迟到也好

● 电话传奇

无意扯断
新装成的电话线
小心翼翼地

我在书桌下
用透明胶纸
捆贴在滴血的伤口上

当我把耳朵贴向伤口时
竟然聆听到微弱的对话
「……我隐身在自己的寂寞中……」
「……容许我离开你，因为爱……」

● 乡愁搁浅

站在槟城海滩看春夏如浪卷
有时秋风沙沙吹响整排椰树

明知不是冬卻满座衣冠似雪
关于他们所不能全盘了然的

啊和我航向唐朝朝拜的船只
缓缓移动向无可臆度的黑暗

● 我在发烧

所有的窗户关闭，讲脏话
很好，阿拉丁神灯睡着
睡神摸摸我的头
禁锢的歌声凝结了

革命的花朵绽放了
光柱一排排升起了
折翼的天使包扎伤口
然后玩换手帕的游戏
很好，我在发烧
童年在铁罐中响着
他们不停地显现
还透出咸饼乾的香气
太阳在天花板上深谋远虑
竟敢在我头上按个手印
他们纵容我写悲伤的诗
在空闲时排列诗的碎片
这个年纪我不相信薄荷糖
他们喜欢，也相信我发烧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大山脚

床上诗

粗板屑的重量呢
我因此成了梦幻魔术家
你的手又置放在我的胸膛上
疲惫、忧伤的精英撤退
暗中草拟角色互调计划

夜晚真的很漫长啊
长久以来，姿势僵硬
这只手应是风湿痛的俘虏
也许还另有未成形的象征
隐匿在悲哀的枕里

右手陈旧的睡衣已褪色
爱情学习腹语术
如果失手变不出白鸽
如此意外地到达幸福
总是宿命，我不敢推开

我也不想推开
深惧会惊醒刚刚入睡的女儿
时钟长短针不听使唤
跋涉过旧有的躯壳
新的灵魂打呵欠，找东西吃

好极了，曙光用手探测
关于疏忽与遗失的细节
我们已经习惯，喜欢
你把手从梦中抽回
转身，并且放了一个
响屁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大山脚



都是猫惹的

1. 雄猫之歌

这时候失眠
难免有些尴尬
鼓胀的欲望冲上咽喉
火热的舌尖想席卷什么？
不禁挑逗起蚤子
撕裂夜纱，以锐利的趾爪
痒、痒、痒

隐匿在树梢的月啊
为什么不沿着夜的背脊滑下呢？
向着烦躁的热带天空
紧贴着屋脊，有人问起
Mahu, tak mahu?

匍伏在主人的花丛前进
窥伺对面绚丽的斑纹
尖利地搏刺一叫
抓去
在厮磨与痉挛中
还得用母语畅舒地喊
妙、妙、妙

2. 嘿，猫

嘿，猫

别尝试走过来

我的初生女儿吮吸完奶

满足的露出一个笑容

刚刚睡去——

妻子哼着中国儿歌

她最不喜欢

听到不纯正的华语

所以，别来

别尝试爬过我们的屋顶

记得，也别

问：“*Mahu, tak mahu?*”

我们一家人都不喜欢

3. 啊，猫

突然有火花在心中迸射

我是猫

跳出

伏下来瞪着黑夜

前方是飘浮的螢火

逗引着我

这个世界虚幻如云絮

而确实有

有说不出来的
如肉里的细胞
蹲伏的心臟
靜默地
疯狂地
欲围困那颗火热的心

啊猫，你在那里
我焦慮的心火燃起来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廿日·大山脚



苏醒的雕塑

· 缪思那群鸽子
一大早就来拜访我
啄食我早熟的玛瑙诗句
灰沉沉的铜雕
以清冷的耐心向鸽子解说
不过，现代的鸽子
已听不懂我的话
我已讲不出什么话

时间参加竞走
我卻寸步不移
握着的笔指向天空
三叶光环罩住头
我的立姿，变成游客
不客气地占据公园的一角
鲜花覆盖着
可是并不是亲吻

当全城的呼吸都在熟睡时
幼稚园孩童组成的合唱团
歌声总是飞翔，或徘徊
哈里路亚，噢哈里路亚
似藤蔓攀沿着栅栏

哎，你可曾听见？
雕塑怎会听得进？
严峻的形象如山
根本写不出半行诗句
乾冷嘴角的笑意
只是表达一种风度
在鲜花与檀香味中生活
接受月光柔和的洗礼
持久的梦想啊
也只不过是空壳
纯粹是没有灵魂的空壳

嗯，我是亲眼看见
闪闪发光的苍蝇绕着尸物
紧裹着毛茸茸的黑色披风
颤抖的彩虹
冒烟的木柴
饥饿睡去的猫
用假音伴奏牙痛的啄木鸟
葬礼中故意脱队的喇叭手
还有折断钟摆的大钟

趁着良知酣睡时
那群白天来过的顽童
用石头狠狠地敲醒
空洞的躯体

痛痛，痛，痛
再投以熟稔的凝视
这样岂不更好
死人发出的声音
会对着我说：
“哎，你看那个已死去堂堂的你
就是清醒的我。”
就是清醒的
忙着扫除
散落满地的虚荣混合土屑
与骄傲的碎片
让我的一股热血
喷泉般涌现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三日·大山脚



和遽变的文字

①

常常有些诗突然匿迹了
有些标题出走了
留下一些零散的标点
灵感做了亏心事般
避而不见
巨大的静穆以它伸展的卷须
穿越过尘埃黑暗的沉积
重拾以前的坏习惯
右手也疲倦
清晨醒来我发现
那只墙角慵懒的蜘蛛
把网摆在屋外曝晒
呕吐逐日淡薄的诗句

②

昨夜追缉回来的文字
都关在蓝格笼里
继续展开冗长的僵持
今早我醒来特别早
弃置那将开始的对话与聆听

再去观察那些顽固的
是否已敞开披风跃飞
隐蔽在透明的视野里

③

可能是这样类型的文字
大家都悲哀，有隐痛
才开始相拥，亲吻
一旦我要告诉你一种感情
你就沿着感情细致的纹线
一一释放出来
总是依恋怀旧
从来小心翼翼

如今都已习惯
其实我们也并不悲哀
快乐有时聊起熟悉的话题
陷溺于抑扬顿挫的音节
摄取只是为了记录
摆起如云的姿态
进入焦距

④

我应该这样说
思想里一定有死亡的蘑菇

急速地腐烂，再生
以梦显现

曾经写过的那些诗句
动作迟钝，反应缓慢
解开装满诡计的口袋
把幽禁在字典的文字眼罩
松散下来
凝聚一种锯齿状的力量

我应让这样说
总在重复那个梦境
雨过天晴后的森林
一千朵蘑菇
一万朵蘑菇
卻属于这丰茂的腐性
根须的
不断地繁衍

⑤

久违了，我的灵感
又失约了
伴着沉淀的香片
那只患上肾结石的原子笔
竟又咳嗽起来

重回心笑的咖啡座
我们都很生疏了
思念深处，我们必须握手
听你叙述不完的惩罚
允许我短暂的入睡吧
听，那风声铸成的浪花
惊吓前来觅食的鸟
风会熟悉这些
吹拂为疲惫蒙蔽的思路
当我深情地贴近你
我知道，我的灵感
离我不远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大山脚



和从前一样

—赠负笈日本的葛锦华

我会深深想念起来
土地因干燥而皴裂
阳光下一切都呈昏厥状态
天空满布暴风雨
花草正仰头，而我们

我们曾经等待黎明
星星凋残下去，和希望
牧野汎溢着朝露
模糊的影像滞留在梦中
那杂沓庞大的城市啊

我和从前一样
遵循时间表的规则
工作休息，休息工作
客厅的钟摆不曾停止
往昔的风还会回来
再也不会惊奇
明天或是好天气

现在感觉一片宁静

朋友们都一一出发上路了
疾走在异乡下雪的街头
我刚洗过头，吃苹果
还是泡壶热茶，写写信：
告诉散落各处的朋友
记得要在天黑前回家
和从前一样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日·大山脚



预告

劳动节读到今年元月一日
我与心灵原住民的对话：
“仿佛机缘，下一个灵感
不一定会再来
也不一定不会再来
把这些藏匿起来
涉身其中
等待下一次愉悦的开始。”

由于特性
不能隐藏秘密
有别于他人保守的品德
做为动词
这些亢奋的标题
即已显露出的警句
排列成十行灯柱

- 对啊，十条预告的光线
1. 读者投书（血脉贲张的虚无）
 2. 教学生读《满江红》有感
 3. 卷纸烟
 4. 贴上标签
 5. 颠覆沉默

6. 收集着《继续收集》
7. 后住家男人的梦
8. 吃纽西兰苹果
9. 预设的衰竭
- 10 亢奋的感官

由于特性
比较容易入诗的
很快就会回归文字队伍
因为一贯的惰性
劳动节后
总又是长长的
劳动节，啊
这敏感的易于激动的情绪调频率
被一个新的歌唱节目调高了声音

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大山脚

翻阅旧作

——昨日的灰黑淡出今日的框架

我被这热带气焰包围
回忆之树的荫凉
深沉，我翻阅诗集
细读昨日的断句：
“最后的果实液汁甜美留给将来……”
独处一室
让时间双脚倒缩回起点
听到有谁
在远方喊着我的姓名
晚霞渲染整片黄昏了

而门前那条小河啊
摇摇晃晃流过
努力地去猜测水流的方向
在荒凉的一九七七年，我开始写诗
逃学去捕捉意象
鱼们闪动悲恸的鳞片
无所谓地游来
无所谓地游去
河作为一种隐喻
捉鱼更像是一种隐喻

那阵吹起的四月微风
似乎快酝酿成句
这些往事也已经老去了

细读昨日的断句
我听到重金属的童谣
请相信这胸口的声音
这阳光的声音，这雨水的声音
这稻穗成熟的声音
这木槿绽放的声音
这晨祷诵经的声音
它们悄悄地穿插入
我鲜嫩的青春舞曲节拍
时间无声地飘逝
似梦境在水面上徐行
以爵士乐的韵脚踏起
用年少独特的另一种专注
细察记忆和情感衰老的纹理

这些往事的确也老去了
昨日那朵势必晦涩的云
停驻在拐弯处
我穿着童年的雨衣
到草丛去乱嚷
烟雾里坚挺的大鸟
飞翔
划过

浅蓝单调的天空封面
我亲眼看见
一颗索净的露珠坠落
如一颗巨大饱满的爱
暗藏着疯狂，打喝

打从昨日长长的雨巷回来
梦游迟归的雀鸟，宽大的窗下
青花瓷瓶盛开的向日葵
这几本旧书脊背烫金的文字
我感到歉疚，不安
一首诗常常耗去
我的白天与夜晚
我的今天与昨天
甚至是未知的明天
回去吧
回去检阅昨日遗骸
和整个童年时代断奶
转身之际
听到关于过去的预言
上路吧
今天出发
沿途击石
走一哩
再一哩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六日·大山脚

沿著虚线

最后冲出犹疑的边缘
沿着虚线撕下
附上两枚悲哀的印花
幸福的天梯就将伸展下来

在梦想枯萎的林荫
我绝望地收集着
各类有奖竞赛表格
怀着一颗永不悔改的心
总该有尝试失败的时候
填上 ABC · 123
或✓或X，或对或错
杜撰有力的标语
在十五字内完成

因握有虚无而逐渐壮大
与日膨胀的狂妄
沿着虚线
义无反顾地撕下
翻越过生活的斜坡
幸福是伸手可及的
幸福也是遥不可及的

告诉梦在什么地方
于是顾左右而
言他：

“不必理会我写些什么
碌碌昔日甜美的贫穷
呵，我亢奋的灵魂
将奋不顾身地跳起
持续永不疲倦的舞”

一九九二年九月廿二日·大山脚



聆听雨声

①

窗外的水声
澎湃着海岸线
不可抗拒的寒冷
欲撕裂留存在
心头的那块疑似锡箔的勇气

终于陷入沉溺的境地
岛屿水肿了
可望见的回教堂与高楼
如溺水的死神之手
桥梁鳗鱼般摇摆过来
我暴露无遗的感动于
一千个风浪的汹涌

有人拥握着观音的碎片
此刻可以俯视焦虑
我突然忆及那首歌：
“熟悉浪潮哟
必能丰收
顺着潮流哟
随时改变手势……”

实实在在的
窗外的水声
淅淅沥沥的
那不就是无时叩门的记忆

②

这场未曾停歇的雨
疑似一群逃学的儿童
集体地在窗外小便
激起我鼓涨的尿意

他们还抛石头
击破封闭的门窗
有时并不是全然的
了解自己
世界那么广阔
哪个角落不能避雨
我也不是全然的豁达
有时乾脆沉默
暂时关闭自己

那有什么关系
现在醒着，开始背叛我的童年
有光在心底深处微微启动
神秘的暗流

就是那些命运以外
未曾显现迹象的什么吗

呵，窗外的水声
最好用尿
用尿舒畅地注释

③

真的，真的难过是今夜的雨
喝冰冻榴槤加牛奶果汁
扭开一支庸俗的歌曲：
“我醉了，
因为我寂寞……”
雨水滴答答地叩窗
在光滑的玻璃上敲击
留下潮湿的印痕
一切变得虚幻
当太阳出来时

如此刻意地离题
滴滴答答
答答滴滴
接近坚硬的意志
竟说我心中总显得
过份激切的辞汇

喧嚣，无止尽的喧嚣
如此一面再，再而三的离题
无关梦或忧郁，无可猜测
生命是否一种荒诞的玩笑

真的，真的难过是今夜
我醉了，因为我寂寞
我寂寞，因为我容易睡觉
虽然穿好睡衣
聆听雨声，
比较容易入睡
偏偏那只没有睡意的绵羊
卻跨越我的梦境
邀约玩一场
造句游戏

一九九二年九月廿六日。大山脚



过去式

固定句型的早晨
名词聚集在图书馆的台阶
一个形容词蹑脚路过
名词怦然心动，低头微笑
第二天猛烈的动词驶来
开始经营一个抒情的句子

句子的责任是举例
或叙述一件事
形容词从黑暗中释放出来
变成明亮闪烁的
是个下雨天，晴朗的心
甜蜜的梨涡，纯洁的脆弱

永远记得淡紫色的挂表
深夜不能停止的唱针
这些回顾往昔的
感触的细致的句子
或“陈强华，吃饱了吗？”
或“谢谢你，失眠因为爱你。”

那个春日，名词与动词静卧在草上

呼吸着各自宁静的气息
显得孤独的连词结伴喊着
“与其……不如，不但……而且”
形容词沉默一旁

形容词在句子消失了
就像消失的形容词
我消失于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咽喉
吻别后被施上魔力
除非流言毁灭

从我的旧衣袋中
搜得了许许多多失去的迷恋的表
闪电将会击中那棵老树
让烟自由地在黄昏散去
在你众多繁复小句子中
我会是彻底删去了的那段过去。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大山脚



光影

当我开始有了黑夜莅临的忧惧
是的，我是何其幸运的
拥有那些文字
纷纷归队，和我出发
我要解放所有被捆绑的梦
让它们在王国里
随意飞翔
并且歌唱

当我开始有了黑夜莅临的忧惧
是的，我带领着那些文字
经过荒废已久的花园
看见一颗饱满的露珠
从树叶上慢慢地滑落
我知道太阳
一定
会从那里
升上来

● 阳光垂落下来

从上面垂落下来的一朵阳光
花白而刺目
一直驻扎在书桌上
它不是什么
是缓慢绵延的什么
到底还有什么
似乎在光亮的上端移动

我把目光调高
一下子不能看完
虽然坐在这里
但当我踮起脚尖
或攀登上木梯
相信可以一直往上爬
就会一直到达彩虹

或者索性闭眼
安稳地坐下来
盘桓于椅下的叹息
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不用想
让光亮扑扑双翅飞来
停泊在记忆的树

● 月光冷漠苍白

从电子游戏中心走出
我在午夜的街道漫步
遥望陌生的月亮
栖息在排列的天线上
像冷漠的邻居
从闪烁的霓虹灯光中走出
似乎好久都没有打招呼了
冷风吹来一阵寒意
街树只是抖擻着
站着沉思的街灯
脸色苍白
一如补习夜归的小孩

● 星星如此遥远

于是我推开了梦
推开了长在眼里的长梯
那只猫不停地追赶着我

居然还是那只猫
弓起身，踱步
走在童年的屋脊上
不小心撞倒黑白电视的天线
我仓皇摇醒酣睡的自己
看见星星眨眼

那些显得如此遥远的光芒
竟是村童从四野里
捕捉回来的萤火虫
向天撒了一把
掉不下来

我推开了梦
忘卻了梯子
遗失了捕网
居然还是那只猫
用一种极度哀伤的步伐
走过我中年的午睡

一九九三年十月四日·大山脚



庞大的水滴

而那拴不紧的源头
记忆总是一滴滴地



地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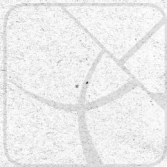
我终于苏醒过来
勇气诞生于沮丧
胆量诞生于死亡
我非要走出黑色沼泽
穿越心底最深的一条地下道
一种窒息的空气
窜流在可预知的未来
我将在路口与你会面

我实在很累倦
在长途跋涉与摸索
在寻找光源的努力之后
面对着燥热的气温
最容易引起狗的怀疑
我总是疑神疑鬼
坐立不安
辞不达意

我将在路口与你会面
面临语言歧义的世界
那一个方向
才是我的启点

我天生的多疑
最终发现
其实曲折穿过
从一个出口
转入
另一个入口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大山脚



考题

坐在马来西亚的窗前
读中国近代史一遍又一遍.....
爆起一串串血的硝烟
人群向四方奔逃
华侨惶惶南渡，以小船
摇曳着，城垣与高墙
坍塌着，每一页都是
刺刀举起高高的条约
和耻辱
呵，整个中国
可以让愤怒不断
冒烟
靠着马来西亚的窗前
把中国近代史
向面对考试的学生讲解
不平等条约
五四运动
七七泸沟桥事件
帝国主义的瓜分
.....
.....
台下窃窃私语

有人舉手发问：
“老师，这些都会考吗？”
“选择题？”
“还是问答题？”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大山脚



泪雨

外面下着细雨
读阡陌纵横的版面
有人逝世了
壮志未酬身先死
有人结婚了
白头偕老
有店开张了
生意兴隆
有.....
人生浓缩排列
在各个角落
或是悲伤
或是快乐
互不干扰
卻那么接近
模糊的字迹下

.....
.....
看起来
似乎是人生的泪水
或是窗外细细的雨
在这欲晴卻雨的午后

.....
.....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大山脚

体积庞大的梦

我总是梦见上课下课
快乐的学生从黎明中走来
早起的花朵在晨风中绽放

我填写点名簿收学费
催促学生打扫走廊课室
检查谁的作业乱做缺交

我总是站在课室前面
努力讲述文学与道理
从循循善诱
到恐吓威逼
不能随地抛垃圾，吐痰
爱护小动物，致人与草坪
准时向国旗敬礼
规划读书与游戏

我总是站在黄昏中央
钟声响起篱芭
疲惫的学生排队步出大门

时间在他们背后游荡

磊磊在街边悄悄生长
扫掉发上的粉屑
我总是赶在学生的前面
教导他们用书包捕捉花香
蒐集天使遗落的翅膀
在自己想像国度里
学习自由式的飞翔

我总是永不退休的老师
我已经如此完整地追寻
坚实地活在自己的梦啊

我总是梦见上课下课
快乐的学生从黎明走来
一批又一批，在花香的晨风中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大山脚

松脱的水龙头

犹记得
我转身回望时
蹲在刚建好的水龙头下的
印度妇人
用力搓着
泛白的生活
市政局的工人
呼啸而过
赶去为古井填土祭别

(嘀达·嘀达·嘀达……)

当告别新村的亚答屋时
都蹲在水龙头下的印度妇人
已消失在黄昏中
这一路的街景
刻烙在我童年的心版上

(滴达·滴达·滴达……)

今天在钢筋水泥的住处
扭开新力牌洗衣机

绞尽昨日堆积的污垢
只耗短短卅分钟
（滴达、滴达、滴达……）
而那拴不紧的水龙头
水声总是一滴
一滴，一滴
滴落
逐日蛀蚀的
记忆
（滴达、滴达、滴达……）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太山脚



回文体的生活

I 第一类型

日子久了
竟也腻腻起来
两个头颅并排
心事密封
感情饱满
互不干涉

从不过问
精液眼泪
会不会流
每晚如此
翻一个身
弄皱一次

日子久了
竟也陌生起来
醒来吓坏自己
酣睡身旁
打鼾如雷
怎会是你

2 第二类型

怎会是你
打鼾如雷
酣睡身旁
醒来吓坏自己
竟也陌生起来
日子久了

弄皱一次
翻一个身
每晚如此
会不会流
精液眼泪
从不过问

互不干涉
感情饱满
心事密封
两个头颅并排
竟也缄默起来
日子久了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日·大山脚

结构简单的爱

(呜……沙拉拉……)

面对着中年时期的到来
来唱一首抒情慢板的歌

(呜，呜，呜。)

我已扬弃了青春的激辩
在我日益晴朗的想法中
对不可切断的血缘
对容易挫败的族群
对逐日茁壮的国家
对永不完美的世界

已经
绝对
没有
愤怒

真的，
真的。

一切顺其自然

面对着中年时期的到来
容许我唱一首抒情慢板的歌

(呜呜……沙拉拉……)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日·大山脚

摄影进行曲

拍身份证照片的日子来了
我尝试梳平
每根都不贴服的鬓边
(咔嚓，咔嚓)

(拜托，再来一张)
拍大学毕业照的日子来了
我高昂着头
每根都是飞扬的梦想
(咔嚓，咔嚓)

(拜托，再来一张)
拍结婚照的日子来了
肩并肩
用手握紧沉甸甸的幸福
(咔嚓，咔嚓)
(还要继续拍摄吗？)
(O.K.，实在对不起。)
(省略。)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日。大山脚

你可以和我谈诗

可是不见得要写好诗
好诗句并不那么容易获得
但你势必要努力去写
生活里充满着诗
有什么好忧虑的

（喂，你听我说话吗？）

或许你不见得要写诗
你可以从生活中
发掘一些鲜活的诗句
你可以把生活表
设计成诗的形式
诗是生活中的盐

（喂，你还在听我说话吗？）

或许你不见得要懂诗
感觉会长大成型
美、浪漫与爱情
请坚持积极生存下去
让我知道你正喜欢诗
这样可以吗？

(喂，让我说完……)

或许，你也不一定
要和我谈诗
在这个时候或将来
我们会是蛆虫丰美的食物
如果你认为诗是微笑的花朵
你在那里，生命就会是花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日·大山脚



暴雨

--击溃下，屹立不屈的意志

是我们幼年时
最痛恨的人
他最爱湿透胶树的皮肤
因此爸妈的泪水
常流入乳白的胶汁
那稀薄的泪水
总喂不饱嗷嗷待哺的
我们

暴雨
也是我们童年时
最恶毒的敌人
我们利用做梦的时间
在屋里四处摆置
脸盆 空铁罐
想捉住
一滴一滴
沿着屋漏
滴下来的忧愁

用桌柯垫高自己
我们小心翼翼地
把书包高高悬起
在唯一乾爽的地方
不许任何人
弄湿
我们仅有的
希望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一日·大山脚



继续摇篮曲

Baby 亲爱的 *baby* 你不要哭
呵你快长大爱也将长大



太太回娘家

A 抒情版本

太太回娘家的时候
给自己倒一杯酒
向隐形的寂寞垫伏者致敬
不为什么，读书
在朴拙的沙发里等梦
仍然伸懒腰，打呵欠
等着大地闭合眼帘
等着房屋灰暗脸孔
等着树木柔驯臂膀

这世界的战事在远方
当冰柜的门再打不开
这人间气息的温暖我觉得单薄
甚至在睡醒的时候
仍闻到奶油、苹果香

太太回娘家
聒噪的鸟雀早就啄去
那颗屋前芒果
留下馥郁香味

弥漫整间空间的客厅
用蚊香去点燃黑夜
消匿于暗黑的精灵正熟睡
那不是被一个女人的手
之轻佻所挑起的什么吗？
打开抽屉，关上抽屉
那些拉链紧闭齿缝
饭锅空着，摇篮空着
风吹过搁浅的船
生命并非这个沮丧时刻

我是不太快乐的丈夫
桌椅说了一整天笑话
还有那只卷毛狗也是
刚断乳婴孩，是我
风徐徐吹来，风铃叮叮
你还有什么叮咛呢

生命并非这个沮丧时刻
一个人，写半首乾涸的诗
隐形的寂寞蛰伏者
又显现在热闹的心尖角落
早上晒在屋外的睡衣裤
怎么至今都不乾呢？

B 搖滾版本

太太回娘家
给自己倒酒
乾杯，乾杯
向寂寞敬酒
嘿嘿，嘿嘿
不为什么
读书等梦
伸懒腰打呵欠
呵呵，呵呵
等大地闭合眼帘
等房屋灰暗脸孔
等树木柔驯臂膀
故事在远方
咚咚，咚咚
冰柜门不开
咚咚，咚咚
人间温暖我觉单薄
呵呵，呵呵

太太回娘家
回娘家
YEAH，回家
YEAH，YEAH，YEAH

C 蓝调版本

呵，太太回娘家的时候
日子的萨克士风吹奏起
我是不太快乐的丈夫
桌椅说了一整天笑话
还有那只卷毛狗也是
呵，刚断乳的婴孩是我
风徐徐吹来，风铃叮叮
你还有什么叮咛呢

生命并非这个沮丧时刻
一个人，噢一个人写诗
隐形的寂寞蛰伏者
又显现在热闹的心窝角落
啊啊日子的萨克士风吹奏起
我是丈夫，那是我
不太快乐，那种人
忧郁的口琴声传来
早上晒在屋外的睡裤
怎么至今都不乾都不乾呢？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台北

摇篮曲

Baby 亲爱的 Baby 你乖乖地睡
吸完奶后乖乖地睡
白雪公主疲倦了很想睡
倦累的眼泪轻轻地滴下
滴下像一颗颗饱满雨水
这里是摇篮处在赤道的家园亮澄澄
的阳光悄悄洒在你身上微风请请你
为 Baby 为困累 Baby 吹拂

呵别抓开睫毛我们伴睡又沉睡
呵用音乐的坚持疏松生活的脊椎
呵故意意弯弓的忧愁飞跳过围墙

Baby 亲爱的 Baby 你快快阖上眼
快快阖上眼去编织美梦
白雪公主披睡袍去散步
走过湖边为赤裸的荷叶扫露珠
这里是摇篮处在热带的国家冰凉凉
的月亮升起渐高过树梢好梦请请你
为 Baby 为美绝的 Baby 降落

呵别卷起眼帘我们携手同行
呵用艺术的忠贞上紧脱节的意志
呵因为爱背负着我们的爱

Baby 亲爱的 *Baby* 你不要哭
不要怕黑暗围拢过来的黑暗
白雪公主躺在床上细数羊只
黑暗是黎明来临前的小绵羊
奔出严密栏栅寻找光源
这里是摇篮温暖的怀抱哗啦啦
的海浪冲刷沙岸丛岩请请你
为 *Baby* 为安祥的 *Baby* 隔离

呵别张口剩余的愠意已成风
呵用文学的果敢坦露偷怀的阴谋
呵现实竟狠狠地打起饱嗝

Baby 亲爱 *Baby* 你甜甜地睡
妈妈工作累了已入睡
白雪公主顺着熟悉的思路
头也不转地走回记忆的庭院
检查那些未孵化开来的梦
这是爸爸爱你的爸爸时间请请你
催 *Baby* 催沉睡的 *Baby* 快快长大

呵别固定时间用预言力量赶路
呵不确定的方向总在前方
呵被什么或美景吸引了
呵你快长大爱也将长大
呵幸福是伸手可握的

一九九一年六月六日·大山脚

父亲

我一直想为你写首诗，
但是我们互爱的秘密
是不容被挥霍的家当。

——罗智成《父亲》

1.

我的父亲常笑说自己持铁刀
宛若重重的一枝铁笔
每个凌晨在胶树上
写着故理情致的回文诗

我的父亲是个快乐诗人
清早就摇醒草叶上的露珠
以颠沛的嗓音唤醒太阳
啊，太阳总是起得晚呢

2.

五岁的时候，我要父亲
给我买一枝笔
顽强的额头苦苦要求
‘那不是最好的，长大后
可以执镀金的笔，’

画满一个个圆鼓鼓的梦；
这枝铁笔我留给自己。
父亲试着告诉我，取悦我
那时，我们蹲坐胶林高地
奕奕的眼神
和充满羊蒿草香味的静默
交谈

那不是最好的
那也是最好的

3.

父亲的灵感莅临的方式
有时是一群拥挤的乌云
有时是一排乾燥的蝉鸣
父亲教导我，以乐观
和天气握手聊天
不要悲观地看待人世
以老庄的想像传递给我
落叶季节时，深锁着
的智慧
随着坚硬的橡胶果实
爆
裂

4.

为了让我安然升上大学
父亲典卖祖业的胶园
那片旷沃的版图
从此在族史上消失

胶树的阴影经常笼罩
我过于忧郁的额际
时常从睡梦中惊醒
闯入浓密胶林里喊叫
在梦域里我们屯垦
种下希望的树苗，一棵棵
期待将来蔚为茂盛胶林

耗尽了无数乳白胶汁
我也灌满了墨汁
显得臃肿，你看
在远处的黎明
父亲近于枯竭的身影
因为衰老
因为骄傲而驼背

一九九一年六月七日，大山脚

回家真好

A 回家

回家时
一切安排就绪
可以坐下来
也可以微躺

这是我的家
我永远的家
女儿熟睡着
伴着妻的呼吸
都使我的灵魂
喜悦
又总怀疑
现实
会在梦境消失

回家真好，妻说
洗澡水已准备好

B 乡居

总会有厌倦时候
生命就会

就会有一阵风抚慰我
至少我还懂得快乐
把贫穷的日子过完
并从中作乐

总会有累倦的时候
龟缩理想的触角
恐惧被梦稀释
至少我还懂得自足
晨曦、山风、夕阳
都打门前经过

女儿哭了
该是吃奶的时候
要把阳光收束起来
藏在洁白的衣裳
生活这样继续下去
远方战火硝烟依旧

总会有累倦的时候
我们坐下来
来，来
一起吃晚餐
生活这样继续下去
女儿一天一天长大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大山脚

现在

我正准备写首诗
把稿纸摊开
把生活宏图摊开
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
求生的激情使人振奋
世上传来的声音
你从远远的地方来
是我不知道的地方
是我永远向往的地方

我正准备写首诗
看见自己的手握笔
左手握着澳洲大苹果
那早已熟悉的味道和样子
香甜鲜红是永远的
并没有在心中消褪
美好的一粒大苹果
绝不让它在诗中消失

我正准备写首诗
舍弃繁复的后设技巧
编辑先生会喜欢的

近似於充滿生活氣息
全世界慶祝森林日
妻說：“我感到我們是一致的，
正確的心理表達，
是永遠幸福的理由。”

天天都要上班
夜里倒掉垃圾
洗手、吃飯、睡覺
秘密永遠是秘密
我不想深入了解
也不想陷落知道的深淵
每天非理性告訴自己
正準備寫一首詩
青春、革命
死亡、愛情
性
投篮也好
刊登也好
一切由它
詩歌以外的
就是暗淡的
詩噴射的光
照亮整個早晨的風景
讓我先吃一粒
碩大的澳洲蘋果

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大山脚

打架鱼

①

高脚屋往後倒退
在我勇往直前的车镜上
县挂着的沙笼
像一面面飘扬的旗帜
拉着风伸出的手
搅动沟渠里的水草
的那只手
也拖曳着我的记忆泡沫

②

时间的唇印
像水蛭紧贴伤口
童年滴下又积聚
流下的血
一定会抚慰
我的伤痛
对着流逝的风
光阴已经在胶叶的腐朽中
蜕变成一只褪色的
打架鱼
隐藏在阴暗的角落

③

斑斓的色彩
因为骄傲
通过愤怒的血管显现
年少时
可以横冲直撞
可以焦头烂额
无言可告
包围四周
透明的玻璃障碍
我的青春期
也为同样的围困与迷惑
所局限

④

二十年前，大概
下午的两场打架鱼赛程
就有足够驱赶午睡的理由
有奖金、掌声
意气风发抖出色彩
狠狠咬伤对方
理直气壮
小学教科书的道德教育
教导我们公平的竞赛
遵守游戏的规则

⑤

二十年以後
也是这样
下午的两场打架鱼赛程
也是促成失去睡眠的理由
生活里可有公平的竞争
血淋淋的头颅
在现实的辗转下
垂头丧气
佝偻、颓废
或再不信任自己

⑥

努力脱掉小学生的制服
摔破书包里的打架鱼罐
经遇时间这条河时
请停下来
俯首清澈的流水
曾经黑白分明
今天善於伪装
附合水里的温度
已蜕变成一只
普通的鱼

⑦

打架鱼

鱼打架

鱼架打

这样的下午把打架鱼

组成几个可能的排列

纪念那些遥远的童年

我们曾是永不言输的

打架鱼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二日·大山脚



与诗的无尽 游戏

我想比以前写得更好
苦恼着如何写个漂亮的开头



暗夜

1.

夜深了
销声匿迹已久的人
突然出现
他们神秘而哀伤的体香
伴着七里香而来

2.

夜深了，妻看电视
女儿睡着了
夜深了，我的国王在写诗
这世界夜深了
让睡去的早已睡去
不睡的还坚持不睡

3.

十五岁的黑头发
是石头上发热的黑夜
向四面八方扩张

时间的牧羊人
试着牧放雪白的羊群
嚼食草原急速长大的黑暗

黑夜比我早睡去
我醒在夜之央
在山崖边缘数星星
迷失的羊群茫然寻路
匿藏在山后的兽
穿越花丛，为一闪而过的火光

黧黑的夜翼在头颅上飞翔
一千万个早晨消失在远方
智慧被尘埃冲刷发亮
细雨填补黑夜的沼泽
今夜，三十五圈年轮的困惑
令我彻夜难眠

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大山脚

沉默

据说他的沉默已很困倦了
像年老的河流
屈服于空旷的田野
忠顺地随它的曲折缓流
忧郁地
沉重地

他说他的沉默已很困倦了
像一列通往直前的火车
一段段由轨道决定的途中
轧轧轧扎在每一个驿站停驻
不能超速
不能越轨

他的沉默已很困倦了
日子的新叶终会枯黄的
因为过于沉寂令人凋萎
诗人说：“沉默是一枚地雷。”
他将引爆，效法一颗树的生长
让自己开成一朵花
悲壮地
喜悦地

沉默是衰老的炼金术士
世俗的偏见堆积尘埃
燃烧逐日降温的意境
闪烁不定的是元素
拒绝熔化的精神软弱
直到宣告静止
他接受
他沉默

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大山脚



墓园

墓园的花海澎湃
更多黄昏滋长的碑石
每天都有很多人
打这里经过
或停滞不前
当黑暗悄悄登临栏栅
最后离去的那阵晚风
多么轻巧地
带走凋零的花瓣
那将成为昨日的往事啊

墓园的花海澎湃
悠闲的麻雀
跳动如浪

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大山脚

炼金术

请相信
高明的炼金术
紧紧拥抱吧
这一炉烈火

为了永久的生存
不要拒绝熔化
让上帝在上面赞叹
让天使也心怀嫉妒

仅靠一炉烈火
熔化一切
惩罚孤独
让喜悦的水银迸射
上帝习以为常的
人心的堕落

请相信
高明的炼金术
星点火种
脱离他粗糙的手
爆裂成真正的火焰

把矿物抛入炉中
加入自由的元素
在火中唱一首歌

为了永久的生存
焚尽世俗的成见
闪烁缤纷的色彩
照亮逐日黯淡的梦境
从燃烧中走出来
这纯粹的光芒
第一次将他
深深打动

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大山脚



稻米

吃饭长大的
在树荫下盛饭
碗内的蒸气上升
和米饭，和往事
一样没有声响

依稀记得黄昏时
田里忙碌的麻雀
像跳动的金子
有十只麻雀
栖息在电线上
有的衔起一颗饱满的穀粒
有的迎风拍翅

行走在童年的阡陌上
在岁月与记忆之间
观察打架鱼斑斓的色彩
时间的嘴唇像水蛭紧贴伤口

月亮比较了解我们
我们还有美好的想像
如今我们比泥土还累

住在城市的情人还没睡
眼前晃动着
故乡起伏如浪的稻香

此刻我们互相凝望
一只泥鳅从我们脑海滑过
我们的确比泥土还累
告别那些迁移的鸟群
我要大声告诉你
在这世界上我活着
为了做你的稻米
一切都在歌唱
风听见了
雨听见了

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大山脚

出发

①

所以一到夜晚
欲成为诗人的欲望
永无满足的欲望
正剧烈地膨胀着

寻索灵感匿藏的地方
寻索一个可以逃避的藉口
让倦怠的拥有梦与翅膀
让一颗旋向生活的螺丝钉重新锁紧

一只行走的意象
路经天花板宽大的田亩
另一只疲累的意象
驻扎在指向中午的壁钟表

逃不过五指的肉柱
我捏碎了
一只乾扁的蟑螂
噢

与孤独签订的游戏规则

即日起开始生效
让我翻箱倒柜
找出蟑螂
噢
噢
噢

捏断一只坚挺的脊椎骨
那让我迟疑的是什么
书桌上的笔、稿纸
瓶子里的鲜花，脑海中的记忆
它们在寂静中履行用途
所以一到夜晚
那勃然的膨胀
这冲动的，令人兴奋的一刻

②

一只蟑螂激起的尿意
在夜深如海的时刻
俨然这也是我脆弱的梦的主要内容
虽然已不常写诗了
有时甚至想放弃了
我便会不期然想起
年少时的对话与盟约
仿佛是一辈子的事

写诗是向自己道歉
曾经答应影子
给眺望的远方
翌立一座灯塔
给跌倒的自己
张开一个紧紧的拥抱
噢
捏碎一只远远的蟑螂
那是我写诗的一种方式

②

开始寻觅灵感匿藏的地方
我故意捏碎
一只饱满的蟑螂
噢
迅速传进我耳朵
吵醒了整间房子

吵醒整个住宅区
灯火亮起睡眠心一样的沉默
我想继续完成
年少的承诺
一只一只闪烁的意象
急急爬穿过

让我翻箱倒柜
找出蟑螂
噢
噢
噢噢
起草第一行诗句
虽然已有点淡忘
有时写诗
也可以这种方式开始

①

我想比以前写得更好
苦恼着如何写个漂亮的开头
思考的森林里
依旧住着一群群
温驯且狡猾的
想像的狐狸们

只是一只被追猎的兽
找到一个出口
像一首诗的开始

⑤

我想以这种方式表达
一种类似虚无的情绪
这情绪静默
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但它存在，的确
来自心海的波动
有时为了微笑
有时为了悲愤
有时为了同情
有时为了不知什么
偷偷地拜访我
要留言给时间

这种情绪是石
不可言喻的坚硬
这种情绪是水
流动如一匹的冰冷
这种情绪是花
香气在夜空下潜行
弥漫在意识的花园
它不会枯萎
只要心想
它将以一千种方式
从漆黑的边缘冒现
可以是一滴汗

可以是一颗蘑菇
可以是一束散发
可以是一把刀

⑥

或是火烈热带的堕落
垂落在窗前的红蔷薇
伺机换装的树叶
以及风中送来的麝香
用青苔的围巾包扎伤口
此刻用铁槌粉碎回忆
用全所未有的胆怯与热情拥抱
不要置疑我的表达方式

⑦

一枚无言的徽章
说明将雨未雨的天空
我刻意布局的情节
从不解释什么
眼中沉沉的暮霭在说
过去的需要放弃
新的开始
不该重复
有人总愿我们犯错

在不经意的疏忽里遗忘
不要局限自己的影子
站在自己的位置
作个深呼吸，放屁
关于你读得懂不懂
这也没什么
我只能如此
翻来覆去思考
写诗的无尺方式

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大山脚



星夜

— 这个小镇似乎逃避了

这个小镇似乎逃避了
除了那张黑夜的大棉被
像厚实的夹心蛋糕
蓬松地把奶油卷起来

小镇学会沉默了
遥望满天独自发亮的星星
让它——停泊
在我们思想的天空吧

住在小镇的居民睡不着
飞起的萤火虫
都被追赶成星星
那么认真地计算着

有个顽童抓住星星
嵌紧在棉被上
在翻身时
故意压扁它

一九九四年七月九日·大山脚

麻雀

— 每一天都是那么重要……

有三只麻雀飞来
吱吱吱叫
我醒来，推开窗
所有的人都上班了
隔壁房活着一只
摇动不停的钟摆
滴答，滴答
牛仔裤紧束着脚
爵士乐挑逗欲睡的感官
那慵懒的嗓子唱道：
“每一天都是那么重要，
每一天都是那么重要……”

有四只麻雀飞来
吱吱吱叫
我醒来，推开自己
迎面而来的竟是自己
电话不停地响
铃铃铃……
派报人吹口哨
待我仔细推敲

昨夜未完成的诗句
隐匿口袋的警句，
迫不及待地跳出来：
“点燃日子捆绑的烟花，
每一天都是一个节庆。”

有五只麻雀飞来
吱吱吱叫
扯开阳光灼热的窗帘
我醒来，
感到梦和希望是孪生的
赶在天黑之前
今日事今日毕
滴答，滴答
那疲惫的嗓子唱道：
“每一天都是那么重要，
每一天都是那么重要……”

六只麻雀飞来，吱吱叫
七只麻雀飞来，吱吱叫
八、九只麻雀飞来，吱吱叫
成群麻雀飞来，吱吱叫
我醒来
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一天一天

这里那里
生活一样
上楼推窗
看到远方
这是微不足道的事
一天又一天
麻雀们飞来
使我感受到
它们与漫长的一辈子
无关痛痒的关系

一九九四年七月九日·大山脚



飞翔

——伸出的手像风一样透明

年已古稀的祖父
在墓园的草地上野餐
四周的景色被黑暗收藏
那些长眠者纷纷醒过来

祖父陷入哀愁的陷阱
他告诉我，他看见死亡列队
黑头苍蝇在头上盘旋
身后弥漫着烟雾

我在树荫下找到
失踪多年的老邻居
他们低头，不只一个
向斑剥的树干冷笑

伸出的手像风一样透明
睡觉的猫头鹰吓了一跳
我长出两只翅膀
在星光下飞翔

一九九四年七月九日·大山脚

青蛙

— 他们固执地留守

夜里，我听见远处青蛙跳上荷叶的声音
我身体内的流水
呼应着他们

当他们在我的童年的池塘上跳跃
围拢过来的芦苇低下头
有一只跛脚的青蛙
一直都留守故居
其实只有吹过的风才知道
他们固执地留守
没有选择离开

而我身体里的流水哗啦掀浪
嘟嘟嘟
敲响坚实的玻璃门窗
当他们一只又一只
越过篱笆
越过马路
活活被辗死

一九九四年七月九日·大山脚

公园

— 飞翔，用高亢的歌声

植物们整齐地列队
训练有术地点头
中年的心事尾随着
它们的梦想得到实现
它们共享一个下午

鸟栖息在梦的枝桠
枯叶静悄悄地凋落
风的琴师随意拨弄
绿草们排演着浓荫
歪头，躲避坏消息

在蔷薇丛林深处
隐藏着幸福的花瓣
露珠在百合的指尖上
三四个老人喝茶弈棋
陀螺悬挂在竹丛里
音乐把阳光隔开
植物们把脸朝向黄昏
下班的园丁恢复微笑
宽阔的棕榈叶
扇走吵杂的谈话声

睡醒的蝙蝠
像重组的乐队
飞翔，用高亢的歌声
牵引我进入想像的公园
空了一整天的长椅
保持沉默
我多么希望，日子
永远摆放在这样的绒氈上面

一九九四年七月九日。大山脚



后记：我诗故我在

1. 写了近十五年的诗了。想想也够惊人的，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上头，居然一点成果也没有，毫无进步，又不出色，但是十五年的确是过去了，哈哈，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囉。

第一首诗刊登出来的时候，兴奋得不得了。看见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的刊登在报章上，那种感觉十分强烈，那是快乐的，令人手舞足蹈的快乐。马币三元一首诗，那年我是唸高二。对文学是满腔热情，想快点毕业到台湾唸文学。

现在，有点麻木了。收到稿费时还是很快乐的，可以拿去买女儿奶粉，缴水电费，如此而已。翻报章翻到自己那页，急急合上，真是不敢正视之。人家说起，你的诗你的专栏如何如何，也尴尬得只会在旁呵呵傻笑，手足无措。写了那么多年，还是这样，是该“金盆洗笔”了。

谁不爱出名？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但是到了今天还不出名，名是强求不

来的。有时觉得一切烦恼皆因写作而起，付出的代价甚多，日夜伏案写作；要忍受孤寂，可是得回的回馈少得可怜。

其实这些年来，写得也並不多，老是写诗。对诗的执着十年如一日，写来写去也是诗。写杂文专栏是近几年的事，发现自己写不出诗的时候，换一换姿态，写写杂文也是不错的。期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甚至还多出几隻手来写小说、评论。哈，这样就可以当上文学的“十项全能”。

这些年来都在研读文学、写作，执教鞭。我想这辈子与文学是脱离不了关系了。文学变成生活的一部份。有时候想停笔不写了，但除了写作，我还能做什么呢？

家里的电灯泡坏了，也要请人换。屋旁杂草丛生，但还雷请工人清除。这些小事都不能亲力亲为，说起来真丢脸。可是我就只会写作，除了写作，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了。可悲！

写作是寂寞的事业。伏案一页一页地写，好像永远写不完似的。要写的东西是

那么多，而生命是那么短促。唉，还是写下去，就是一辈子了。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日。大山脚

2. 我经常在梦中看到好诗的样子，它以各种形态显现，有时是以戏剧的情节，一首歌的片断，一道彩虹，一双飞翔的鸟……我感动得流下泪来，我不停地追逐着，有好多次兴奋地感觉到已经牢牢地逮住了它，可是一旦醒来，立即又忘记了。我记得那些美丽的诗句与意象，可是醒来後竟忘得一乾二净。

後來读到洛夫的一篇文章说：“诗与女人都是难以预期的事物，踪迹不定，神秘莫测。梦寐之，所祷之，引颈以探之，不来就是不来。”

他又说：“等一首诗，正如等一个女人，有时绕室徘徊，竟夕难安。有时望着窗外，怔忡神往，喝一口茶，抽一支烟，好像有那么一点影子，但尚未抓牢，她又跑了，於是再喝一口茶，再抽一支烟，终至心身交瘁，乾脆熄灯就寝。可是，数日後，当你完全把她抛开，不去想她，她卻又搔首

弄姿地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久而久之，我終於悟出一个道理：捕获诗就像捕获女人一样，最有效的武器就是遗忘。‘哗，好个尖锐的武器，竟是遗忘。

写作之难，尤其是捕捉灵感时，任你狂抽烟、猛喝茶，亦於事无补。

自古至今，许多的作家诗人与烟酒、女人的关系都是难分难捨，缠绵有加的。

我不抽烟，不喝酒，所以不知道是否可以从烟酒里找到灵感。文思枯竭时，如果也学诗人洛夫来个遗忘，则老编肯定会关闭我的专栏。

每当我文思枯乾时，必往厨房里鑽，上厕所、打开冰箱，一切乾粮口果，皆我所欲也。因此我的冰箱里每天都摆满了零食乾粮。把所有的乾粮口果吃得七七八八後，灵感就会自然源源不绝地来。文章要写得快，口腔不可以煞掣。这些都是口瘾作怪。口瘾是很难控制的，瘾一来时，口里嘴上没有东西充塞充塞，那种空虚感是最恼人的了。当然啦，口瘾的後遗症是体重增加，然后又忙着减肥。

而那些梦中常出现的好诗好文章，可我始终还未写出来，我一直都在努力着。

一九九四年七月廿五日，大山脚

3. 我在大学四年级时，因为虚荣想出版一本诗集纪念大学生活，所以整个寒假都窝在宿舍里写作与整理旧作。

为了防止自己分心，所以决定封闭自己：不接见外人，不接听电话。

把自己关闭起来后，看不见外面的人，听不到外界的声音，剩下的，便是满桌待完成的诗稿，与一室的寂静。

日子过得简单规律：每天早上醒来读书写作思考吃饭洗澡睡觉。第2天醒来读书写作思考吃饭洗澡睡觉。第3天第4天第5天——每天都一样重复着，每天都那麼专注去完成计划中的诗作。

我从来没有那麼专注去做一件事，所以开始时很不适应，觉得很无聊、单调。西谚说：‘伟大的工作，并不是用力量，而是用耐性去完成的。每天走3个钟头的人，

7年之内所走的道路已等於地球的圆周。”
我就在凭这股耐性去克服无聊与单调的。
心静自然凉，因此首要战胜自己，接着坚
固自己的决心。

生活过得清心寡欲，思考力就十分清
晰。思路分明，书写起来特别起劲。每天
吃完简单的早餐后，就埋头读书写作，不
时去上个厕所，直到完成诗作后，才闭上
酸涩的眼睛，让僵硬的脊椎骨平放床上，
松懈绷紧的情绪，心安地睡去。

寒假的日子十分寒冷，不时有寒流来
袭。这种冷冻的天气，有助於思考的沉淀，
思考多时的问题，经过沉淀后轻易显现清
明，灵感泉涌。这时候握起笔来，灵感与
思绪交互作用，最后则是书写的快感。

久坐的肌肉先是僵硬起来，接着是区
域性的麻痹酸痛。上厕所前的全身紧张，
上完之后的全然放松……。这些单纯且
被视为必然的生理反应，还有陆续完成的
诗作，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成了最真实
的自我存在的证据。

哲学家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其
实，那个写诗的寒假，我也可以说：“我诗
故我在。”

当我们专注，坚持在做一件事时，我们一定可以如期完成。忙碌只是随意的藉口，专注，有心才是成功的基石。所以每次听到人家说，计划退休或空闲时才去写作，我心里就忍不住想笑出声来。

一九九六年三月廿五日，大山脚

4. 这是我的第四本诗集。收录的是我1982年至1994年的作品。

前面三篇都是多年前写的短文。今天读来，感觉还在。这些年来，能够持续写诗，依靠的就是这热滚滚的感觉。我诗故我在。

诗集取名《幸福地下道》，是因为特别喜欢这两首诗，故把它们凑成书名。我们都喜欢“幸福”。我们都不可对生活绝望。绝望者与幸福无缘。我们穿行在生活的地下道，“其实曲折穿过／从一个出口／转入／另一个入口。”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本诗集要献给我的妻子马巧芸与两个女儿陈倾与陈荃。家人永远是我最好的读者与灵感的泉源。我爱你们。

特別感谢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
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七日。土山胸



附录：

陈强华诗的启示

文／余月美

读陈强华近期的诗，会被一种满足而温馨的气氛所笼罩，使人不经意地陷入浪漫生活遐想中。第四百五十四期的《蕉风》刊载了陈强华近三年来的作品，共十六首。这些作品，包罗了对乡土的关怀、生命的审视及个人创作的省思。本文试就其诗的意境及内容探讨其诗风的转变。

1.

从《化装舞会》、《蓝色诗集》到454期《蕉风》内的陈强华诗辑，在营造气氛上，有如一杯加冰的醇酒。他在《翻阅旧作》透露了自己对旧作的感觉：

我被这热带气焰包围
回忆之树的阴凉
深沉，我翻开诗集

“热带气焰”是一种不安的意像，诗人翻开旧作时，往日的不安又历历在目。年

少的诗是“重金属的童谣”、是“阳光的声音”、是“雨水的声音”。如今回望这一切，往事已遥远了：

听到有谁
在远方喊着我的姓名
晚霞渲染整片黄昏了

诗中“远方”二字淡化了年少时的不安，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浪漫的黄昏景色。

这里所说的浪漫，是指诗人在诗中所渲染的美满与温馨的气氛，在近期的诗中府拾皆是：

太太回娘家的时候
给自己倒一杯酒
向隐形的寂寞蛰伏着致敬

《太太回娘家》

当太太回娘家时，这个“不太快乐的丈夫”还是幸福的，他“仍然伸懒腰，打呵欠／等着大地闭合眼帘／等着房屋灰暗脸孔／等着树林柔驯臂膀”，可是这些慵懒而自得的满足感随着现实的需要而被蚕蚀。这首《太太回娘家》可以分为抒情版本、蓝调版本和摇滚版本。在抒情版本中，我们

可以感觉到在诗末出现短的沮丧。说它短暂是因为太太不回娘家的时间可长呢！这是反写手法的成功之处，令人倍感其家居生活的美满与温馨。

这首不但明写太太不在家时精神上的悠闲状态而且也潜伏着太太在家时的幸福生活，所以在与不在都无所谓，既有其得也有其失。从抒情版本的“早上晒在屋外的睡衣裤／怎么至今都不干呢？”作为结束，到摇滚版本的：

太太回娘家
回娘家
YEAH，回家
YEAH YEAH YEAH

隐约可见一只精灵在庆祝，为偶尔冒出头的自由而庆祝，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2.

由于陈强华前中年时期的诗充满了幸福生活的缩影，许多人都误以为陈强华近期只写生活诗，单纯的生活诗，单纯得连《蓝色诗集》中的“另一次远游”都已消声匿迹了。其实消声匿迹的只是“炽热的情

绪”、“痛至心肺”和“无奈的呐喊”等意象，
炽热痛和呐喊是爆炸性的感觉的举动，以往浓烈的感情都以过重的色彩渲染开来。
如：

Blue，谁人的嘶喊传来
窗外的枝树林，化雪了
我的心情跳踉
急欲赶赴一场露天音乐会。

《露天摇滚音乐会》

心中积压的不满，
仿佛雷雨前的天空。

《每句不满都是爱》

到了前中年时期，陈强华的诗不单只转注于反映生活的诗，他近年的诗既检讨生活，审视生命，也充满了对乡土的关怀。只是这些关怀乡土的诗篇，多了以往过重的色彩，多了一份冷静和过的笔触。是诗陶了诗人，还是生活上的安定，使到诗人不再保持过重的色彩？

呵，整个中国
可以让愤怒不断
冒烟

《考题》

《考题》吸引人之处，是来自“感觉交鸣”(Synaesthesia) 以及疑问的应用。可以让愤怒（内心感受）不断冒烟（视觉），是感觉的混生，构成一幅历史的仇恨而不失为个人的极端怨气。诗末出现一连串的问题：

老师，这些都会考吗？

选择题？

或是问答题？

《考题》

一连串的疑问所组成的诗句，诗来令人反复省思。诗人在两段诗的开始里，都以窗的意象开拓诗的意境，如：

坐在马来西亚的窗前

读中国近代史一遍又一遍……

又如第二段：

靠着马来西亚的窗前

把中国近代史

向面对考试的学生讲解

在中国诗史上，窗一直以来都是引人深思的浪漫意象。无论离愁别恨；或者家愁国恨，都经常以来开展全诗的意境。这

道古典的窗是中国诗的桥梁，沟通了千古以来的读者和诗人的精神境界。最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在浪漫而悠然的气氛下完成这项使命的。

陈强华对下一代的疑惑，已从这一扇窗融入古典条的意境里，帝国主义的瓜分及七七芦沟桥事件，一幕幕历史镜头，在窗前悠悠上窗，写来不亢不卑，即使是愤怒，那也是视觉上的冒烟，而非矫情的疾痛。

另一方面，陈强华浪漫的笔触，使他那些关怀乡土的诗篇显得与众不同。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积极地要求马华文学多写本地色彩的作品，可是往往有些论调过于偏激，表现于作品内，卻又失之于枯燥无味。然而陈强华的作品，既能配合时空境地以描写本土意象，也能兼顾诗的意境，使其作品不曾沦为重本地色彩，而罔顾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他这样地描写父亲的割胶生涯：

我的父亲常笑说自己持
铁刀
宛若重重的一枝铁笔
每个凌晨在胶树上
写着纹理精致的回文诗

在马来西亚，割胶工人是属于劳工一

族，在肉体上历足蚊虫和寒风的侵袭，然而陈强华卻以写诗来形容父亲的工作，不但提升了父亲的人格，也提升了诗的意境。能让本地色彩在诗里散发灵光，是陈强华近期在安排意象上的另一次升华。

3.

“人到中年万事哀。陈强华在其散文集《请把爱情当一回事》的后记里这么写道。哀何物，我们无从知晓，可是我们卻可以从他的诗探寻其人生观的转变。在《蓝色诗集》里的《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每句不满都是爱》及《写给未来的儿子》等诗，充斥着不满且消沉、愤怒且伤痛的灵魂：

正如预期必须落坐斗室，
在稀疏的社会广告分类版上，
寻找缤纷色彩的遐想。
而我炽热的情绪，
随着铅印的墨字高涨，
经济不景，党争，种族极化……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种种际遇上的不如意，令他“另一次

的远游”不能如愿以偿，他唯有：

偶尔也写诗，无谓地呐喊
然后揉烂，或掷飞机或船

抛进热带滂沱的雨量中对于下一代，
他认为：

你将来也可出国留学，
或者移民。

今天，想法日益晴朗的陈强华，已经扬弃了这种青春的激辩，对于家庭的烦恼，节节败退的民族，为了发展而经济工业化的国家，以及战事连连且污浊不堪的世界，他已经不再像往日那般以愤怒的情绪来抗议：

对不可切断的血缘
对容易挫败的族群
对逐日茁壮的国家
对永不完美的世界
已经
绝对
没有
愤怒

只因为他现在认为：

一切顺其自然
面对着中年时期的到来

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含老庄哲学思想的诗篇不胜枚举，较为人知的是陶渊明、阮籍和嵇康的诗篇。这是稍为涉猎过古典诗的人都知道的，这里不赘述。陈强华这种顺其自然的想法，其实就是源自老庄的哲学思想，在题为《父亲》的诗中，他如是描写：

父亲教导我，以乐观
和天气握手聊天
不要悲观地看待人世
以老庄的想像传递给我
落叶季节时，深锁着
的智慧
随着坚硬的橡胶果实
爆发

在华人文化里，父亲是移交传统祖业给下一代的象征。这里的父亲不着重于承传家庭事业，而是传递老庄天籁之音的哲学思想。“和天气握手聊天”正是老庄哲学顺其自然的人生观，不论天气好或坏，都以豁达的心胸去面对霪雨和蓝天。这种达观的人生哲学是从父亲那儿学来的。经过

不断地蕴育发展，到了前中年时期（落叶季节时），蕴藏内心的智慧终于抬头露出锋芒（随着坚硬的橡胶果实／爆发）。

果实爆发后会萌芽，象征新生。在《甦醒的雕塑》一诗中，我们看到：

死人发出的声音
会对着我说
“哎，你看那个已死去堂堂的你
就是清醒的我。”
就是清醒的
忙着扫除
散落满地虚荣混合土屑
与骄傲的碎片

昨日死去的灵魂已逝矣！今日清醒的他努力地摒弃往日的虚荣与骄傲。果实的爆发和甦醒的雕塑，都一再地显示出陈强华已走向人生的转折点。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转变：

我天生的多疑
最终发现
其实曲折穿过
从一个出口

转入
另一个入口

《地下道》

4.

在创作方面，陈强华发觉自己的要求趋势转向追求温和、稳定和温馨的东西，不再像从前那样晦涩，稀奇古怪地要做令人惊奇的东西了（《青枕小站系列17》）。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深入了解这一点：

这些往事的确也老去了
昨日那朵势必晦涩的云
停驻在拐弯处
我穿着童年的雨衣
到草丛去乱嚷
烟雾里坚挺的大鸟
飞翔
划过

《翻阅旧作》

台湾的现代诗深受欧美文学运动的影响，许多诗人极言存在，荒谬、虚无，变其本而加其厉（注一）。这对八十年代初期到台湾留学的陈强华难免受其影响，年轻的 he 随波逐流的涌向晦涩的潮流是可理解的（昨日那朵势必晦涩的云）。李弦在《化

装舞会》的序言曾经这样描述陈强华的诗：文学家透过形象化的方式敏锐地表达这些文明之病，现代主义流行时期的现代诗对此极具兴趣。强华在一九八〇年前后深受影响。

八十年前后，他是针对世界性的文明之病提出质疑和抗议；一九八五年后，他所质疑和呐喊的对象则是式微的民族权益和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我穿着童年的雨衣／到草丛去乱嚷）。

然而经过十馀年的摸索和尝试，他终于脱离了早期的晦涩和激辩，转向追求温和稳定和温馨的文体。如果说以往的爱暗藏着疯狂，如果说以往的每句不满都是爱；那么今天他的诗如同他的人生观，已经从一个出口转入另一个入口。

我们可以从《体积庞大的梦》、《暴雨》、《摇篮曲》和《父亲》印证这一切。他采用了庄生梦蝶的手法，在《体积庞大的梦》中描绘了一幅优美的学校画面。在现实生活里，有许多为人师表者终日埋怨生活枯燥，唯有当一日和尚敲一日钟，然而陈强华在他的梦中，迎面迎来了一批朝阳，又送走一批阳光。这种迎向阳光的日子不但表现得踏实，而且温和；这种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的写法，既古典且参入永恒的价值。

如果说年少时候是不甘蛰伏的，是趾高气扬的；那么人到中年就是收敛的，是战战兢兢的。陈强华的诗随青春的流逝而有所转变，他不但在诗中透露内心的成长，更以不同内容的诗篇呈现温馨的风格及永恒的体裁和内容。

注（一）：《文学知识》杨牧。

● 转载自 1995 年 468 期《蕉风双月刊》



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设会馆资助学术文艺丛书

幸福地下道

陈强华诗集

承印：大山脚东方印务有限公司
Eastern Printer (B.M) Sdn. Bhd
6 & 7, Jalan Murthy,
14000 Bukit Mertajam.
Tel : :04-5305252 & 5395251
Fax : :604-5396459

打字：郑淑坤
校对：林茹莹、林爱莉、黄丽诗
封面／封底设计：赵少傑
內页设计：马蒂莉
初版：1999年5月4日



陈强华

1960 年出生于杭州
大山脚镇，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毕业，目前任教
于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曾创办「魔鬼俱乐部」诗社
(1991 年 4 月)，以及《魔鬼俱乐部》诗杂志
(1994 年 9 月)，並曾主编《金石诗刊》，
参与编辑《马华当代诗选》(陈大为主编 1996
年)、1997 年创办《向日葵》人文杂志，並担任
总编辑。著有：

诗集

- 《烟雨月》(大马：棕榈出版社，1979 年)
- 《化妆舞会》(台湾：大马新闻杂志社，1984 年)
- 《一天、一天》(与赵少傑及黄丽菁合著，大马：一天出版社，1997 年)
-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大马：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
- 《幸福地下道》(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资助丛书，1999 年)。

散文集

- 《请把爱情当一回事》(大马：日新独立中文学会 1992 年)

封面概念与设计：赵少傑



幸福地下道

陳強華著

大馬福聯會暨雪福建會館資助叢書

幸福地下道

陳強華著

大馬福聯會暨雪福
建會館資助叢書



诗集

幸福地下道

陈强华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23 日